

校園勇將93' (下)

感謝神聽了我們的新求，從四方八面招聚有志學生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，加入我們的行列。上期通訊我們介紹了部分生力軍，今期再讓另外三位一亮相。

《FES 通訊》1993年10月



關啟文

我又回到 FES 的大家庭了！回想過往，我的信仰成長從開始就與 FES 結下不解之緣。我是在一九七四年 ISCF 東區聯校佈道會決志的，後來回到教會也熱心參與事奉，但靈命的成長主要得力於中學團契的教導。另外，我也參加不少 IS 的活動，如講習班、ISCF 日、門徒訓練營、護教班等，這使我信仰眼界擴闊不少，也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領會及吸收了 FES 的信仰精神：整全信仰、理情並重及面對時代，這種信仰精神仍是我今天所認同的。

但要作一個面對時代及理性挑戰的信徒又談何容易，中學時代我也受到一點兒挑戰，但基本上信仰的建立是無驚無險的。直到中七時，自己已建立了一套對信仰、人生的看法，也自以為很紮實，但真正的考驗還未來臨。八〇年進入大學，那時已是學運低沉期，但餘波未了。當然我若要避開所有挑戰，也毫不困難，我教會的事奉及功課已足夠我忙了；但心中那一份要擴闊眼界，面對挑戰的使命感仍在，所以我也去參與一些學生會及大學團契的活動，這一來卻開始了我漫長而「痛苦」的信仰反省歷程。開始時我反省的主要課題是信仰的適切性——信仰如何詮釋社會現實及面對種種社會、政治及世界性的問題（我還記得在港大團契的迎新營內，已有師兄推介 Ronald Sider 的 *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*

Hunger），後來不少的反省卻將矛頭指向教會，教會的架構及一般信徒的心態都被批判得體無完膚。當我畢業時，腦海裏仍留下一大串問題，而反省過程中的掙扎、失望都在我心靈留下創痕，但我並沒有放棄信仰理想，畢業後特意去到一私校教書，希望將基督的愛帶給一羣受忽略的學生。那一年也不是沒有成績的，但當中經歷的傷害、掙扎卻使我身心疲憊。接着一年到中大念一年教育文憑，有機會靜下來，所有問題也都浮現了。那一年我不單反省信仰的適切性，潛伏着對信仰的懷疑也不可再壓抑了，我徹底地反省：「究竟基督教是否真實呢？」「我以往的信仰經歷可靠嗎？」「作基督徒真的有意義嗎？」信主後我第一次認真考慮我放棄信仰的可能性。

感謝神，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祂仍保留我對祂的一點渴求的心，在去到信與不信的邊緣時，祂的慈繩愛索慢慢地拉我回頭。這過程不能在這裏一一細述，但神透過種種方法緩慢重建我對基督教合理性的信心，也叫我在經歷中重新肯定祂的真實。八六年神帶我到英國唸神學及哲學，前後七年的時間，我體會神恩無數，也重新確立我的信仰及事奉方向。六四的槍聲於我來說是中國的呼喚，也是上帝的呼喚，我相信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在香港和中國見證祂，致力於中國的福音運動及民主運動。在這階段，我感謝神帶領我回到 FES，投身學生福音運動。我的心願是能盡我一點力，去造就一些持守整全信仰、勇於思考及面對時代的門徒，一起去見證主耶穌——那位我仍堅信是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的恩主。



（關啟文弟兄為銅鑼灣浸信會會友，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，曾任中學教師兩年，86年赴英國鴨巴甸（Aberdeen），89年取得道學學士後到牛津深造，93年取得哲學神學的博士學位。現為訓練部主任）